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聖安東尼之誘惑

著 爾 倍 羅 弗
譯 俠 公 錢



小引

考斯道夫，佛羅貝爾在一千八百二十一年生於法國魯昂，他底父親是一個獸醫。十九歲的時候到巴黎學習法律，和文人締交，從此就專治文學。後來曾漫遊西班牙等處，父親死了以後，奉母回故鄉，住在塞因河畔的克魯賽，努力創作，此後雖然曾旅行希臘、埃及、小亞細亞及地中海諸島，然而大部生涯，全在這裏寂寞孤獨地消磨過去。

佛羅貝爾底作品和在他前面的巴爾扎克，或在他後面的莫泊桑相比，實在不算多，然而他底作品卻沒有一篇不是傑作。他一共有四部長篇小說，三個短篇小說。那四部長篇是波華荔夫人、薩朗波、情感教育和聖安東尼之誘惑。那三個短篇是一個簡單的心，聖裴利安底傳說和愛洛達斯。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劇本，即候補的人和心之館。這些作品，在發表的時候，很受人家底攻擊，政府且認為是敗壞風俗，所以他打算寫一篇小說，名叫鮑瓦爾和白拉昔，來嘲諷當世，可是還沒有做完，就於一千八百八十年五月八日中風而死了。

佛羅貝爾乃是近代寫實主義之先覺，他底作品一出世，寫實主義的時代就開始了。他本是一個極端的藝術熱愛者和藝術至上主義者。他說：「人生虛無，藝術才是一切。」爲了求美，因而對於文字便非常審慎，一字一語，無不求其確當，如此便不自覺地成爲寫實的作品了。據露俄所記載，當他訪問佛羅貝爾的時候，正遇着因爲佛氏高聲朗誦自己創作的小說，他的母親竟因而徹夜不能睡眠。他服膺「才能即是長期的忍耐」這一句話，每日工作十小時，從不間斷。

俄國批評家梅賴考夫斯基評論佛羅貝爾道：「有許多藝術家對於美，多少以抽象的性質去考量，而佛羅貝爾卻完全相反。他對於美的態度，好像守財奴的對於金錢，野心家的對於權力，戀人對於戀愛。他的著作，完全和苦心孤詣的結果的自殺一樣。他以全身全意集中，以和狂人一般的熱心，殉教者一般的服從，聖劇上的僧侶一般的虔敬，去從事藝術。」

他底學生莫泊桑也記述着他底話，說世上沒有相同的二粒砂，二匹蠅，兩隻手，兩個鼻。他說：「你從立在門口的一個難

貨商人或者一個在吸煙的門房，或者站着的一輛馬車的旁邊走過的時候，你應該巧妙地描寫出他們是有如何樣的神氣。這種描寫，應該使我們一讀之後，立刻不致於將這個雜貨商人與門房跟別的雜貨商人與門房纏錯。你應該用一句話來表明現在立着的馬和前後後所有的五十匹馬的不同之點。」

他又說：「不論我們要說的是什麼東西，要將他表現，祇有唯一的名詞，要對他賦與運動，祇有唯一的動詞，要對他賦與性質，祇有唯一的形容詞，我們應該苦心搜索，非發見這個唯一的名詞動詞與形容詞不可。僅僅發見了這些名詞動詞形容詞底相似詞，千萬不可滿足。更不可因為這種搜索困難，便用隨便的詞句來搪塞了事。」

這就是佛氏有名的一事一言之說。因為他抱着這樣的態度，所以他寫作起來，就自然而然地是寫實的手法了。

我這里所譯的聖安東尼之誘惑，雖然是一個純粹幻想的作品，卻也不失去佛氏寫實的精神。內中敘一個修道的隱士，怎樣從夕陽剛下山的時候起，到黎明止，受着各種各樣的誘惑。雖然他終於看見耶穌，沒有為魔鬼所屈，可是作者卻精細地大膽地把他底塵心完全暴露出來了。他並不責罵這個塵心，也不頌讚這個塵心，然而讀者卻覺得這個塵心是很自然的。真的，世上有誰是能够排除「七情六慾」的呢？我們底「神」性和「人」性永遠在衝突着，所謂善惡，也不過是這兩者消長底結果而已。這本書底每一個讀者都是一個安東尼，每一個人都受過類似的誘惑，有的屈服於誘惑之前，有的卻克服那誘惑，人之好壞，大概就是拿這一點能力之強弱來區別的吧。

本書由小泉八雲譯為英文，我就是由他底譯本翻成中文的。在正文以前，他寫了一個緒言，分章地把全篇故事說個明白，我也譯了出來，這樣可以使讀者便於瞭解，不致弄不清楚了。

買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是剛剛跨進大學的「新鮮人」。第二個學期因為害了一場病，便輟學在家裏。我用這半年的閒暇看了許多的俄國戲曲，同時又譯了本書底一部份。匆匆地一個學期就如此消磨過去了。以後回到大學，簡直沒有時間再譯這個東西，到後來簡直把它忘了。等到再將它從書櫥角里拿出來的時候，相隔已經有兩年半光景。那是一個暑假，天氣炎熱異常。我現在簡直不信我竟有那樣的本領；在九十度以上的下午，伏在一隻茶几上，儘管皮膚因為流汗過多而泛了白，卻

還是孜孜地譯著。在我旁邊玩耍的是蕙芬。她常常跟我搗蛋。因此我底工作進行得很慢。然而使我重新鼓起勇氣來翻譯，並且終於完成它的，也就是她。因為她給我娛樂，給我休息，使我不以此工作爲苦，而將它認爲我們底嬉笑的歡樂的生活底一部份。這樣的半遊戲半正經的生活，到現在還沒有變更。不過因爲兩人都在學校裏教書，我們底時間已經縮爲一個短短的夜黃昏罷了。就是這剎那的光陰，也有時不免因爲其它的雜務，被人所掠奪。回憶那時候底日子，真好像不可再的兒時一樣，徒然增人惆悵，那麼這本書底出版，也可算得是一個紀念品吧。

關於我底註解和參考書，已經另有短序，這裏不必再多說了。

一九三五之耶誕節之前夜。

譯者瑣言

本書是根據 Modern Library 底英譯本重譯的，前面那一篇撮要也是他——英譯者 Lafcadio Hearn（小泉八雲）——寫的；因為它提綱挈領，能够幫助讀者底理會，所以也就譯了出來。

譯者對於宗教，對於神話，雖然很感到興趣，卻是毫無研究；然而深恐讀者和譯者一樣，則書中所寫的東西難免和讀者隔膜，便盡力將宗教上和神話上的專門名詞加以註釋；雖然還有許多不到之處，也無法了。例如第四章上講到基督教各宗派，譯者實在無力將它們一一查明，註釋出來，祇得附上英文名詞，由它們去了。

書中所描寫的鬼神，並不是古神話及宗教所描寫的本來面目，而是弗羅貝想像爲三世紀中熱狂的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卑鄙的討厭的東西罷了。

第四章中 Saturninus, Marcion, Valentinus, Tatian 和 Bardesanes 是基督教中的神哲主義者；神哲主義以爲猶太人底神乃是一個惡靈，而世界便是這惡靈所創造的庸劣的平凡的東西。耶穌乃是另外一位至高的真神所差遣下來的「伊昂」——神力或神屬性。

『Bulfinch's Boanty of Mythology』, 『Lempriere's Classical Dictionary』, 『A Smaller Classical Dictionary (Everyman's Library)』, 『黃石之神話研究』和『賈立言之基督教史綱』是譯者所用的參考書。

撮要

虧行

夕陽在沙漠上。因為延長的節食而身體衰弱了的隱士，發現他自己不能將頭腦集中在聖事上。他底思想恍惚；青春底回憶喚起悵恨，他底鬆懈了的意志竟沒有力量再去抑制它，——而且，回憶生着回憶，他底幻念將他引到了危險的境地。他夢到他離家的逃亡，——夢到安濛那麗亞，他姊姊底遊伴，——夢到他在荒原上的不幸，——他和盲僧狄狄馬斯到亞歷山大里亞城的旅行，——那奢華的城底不聖潔的景像。

不由自主地他降伏於那對他漸得勢力的堅執的不足之感了。他哀痛他底孤獨，他底無歡，他底貧困，他底生活底暗淡；神恩離開了他，希望之火在他心中滅弱。陡然地，為抵抗他底懦弱起見，他從聖經底誦讀中找尋躲避困惑的地方。

徒然的努力！一隻看不見的手翻着書頁，將危險的文章放在他底眼前。他夢見邁卡皮司人殺戮他們底仇敵，他希望他能同樣去對待亞歷山大里亞底阿利阿教徒，——他羨慕尼布甲尼撒王，——他淫蕩地想到示巴女君之拜訪所羅門，——在使徒行傳中看見和修道的節慾主義反對的文章，——浸沉於聖經諸王及聖人們之豪富底夢想之中。試探帶着邪惡的幻念（那聖著暫時的虧行為它鋪了道路）來引誘他，伴着這惡魔又來了。

七大罪惡

虛幻的金子堆疊了引起貪心，空茫的筵席排出了惹起饕餮。這景像變化着增加了忿怒和驕傲諸誘惑……安東尼發現他自己身在亞歷山大里亞城中，在僧眾組成的一個野蠻的軍隊底前面，他們在殺戮異教人和拜偶像的

人，對於老年人和婦人都沒有憐恤。在剛剛讀着聖經的時候，循着他底幻念之路，那景像好似他底邪念底幽冥中的回音一般，也跟着變化起來。亞歷山大里亞變成了君士坦丁堡。

安東尼發現他自己是那皇帝所禮遇的人。他看見那雄壯的巨大的角力場，那人面之海，那激奮底喧嘩。同時他看見他底仇敵都降爲奴隸，在君士坦丁堡馬廐中做苦工。尼西亞底神父們底貶謫使他覺得快樂。於是一切都變化了。在一個希臘底白晝底光耀之下他不再看見君士坦丁堡之華美，而看見夜晚的尼布甲尼撒王之宮殿。他看見縱飲，奢華，憎惡——於是驕傲之幽靈好似尼布甲尼撒之幽靈一般走進了他底身體……

正如從一個夢裏醒過來一樣，他發現他自己又在隱宅之前。一輛巨大的車子來到而停下來了；示巴女君走下車子用那最重大的誘惑來引誘他。裝飾底東方的華美增加了她底美麗；她底談話有如蟲術底歌音。那聖者保持着鎮定……七大罪惡離開了他。

異教首領

但是現在那試探僞扮爲一個更狡猾的模樣。變成了一個安東尼底舊日的門徒——希拉里翁——那惡魔假裝着尋求教訓，努力用對於教堂裏的長老們的憎惡來毒害安東尼底頭腦。他重覆述着一切教會的奸徒所積成的言語，一切由惡意而生的誹謗——他引證文章去造成疑難，引證福音去促起困惑。假裝着要從最聰明的人那裏求得心靈上的光明，他引導安東尼陪他走進一個幽靈的大教堂裏去，那裏面聚會着三世紀底一切的異教首領。隱士爲千萬的道義所紊亂——爲愛爾克，可潑克來底伐倫泰訥美泥茲塞爾多諸人底誹謗和褻瀆所驚嚇，爲彼得教派，馬可教派，馬太教派，塞潑教派底乖戾所嫌惡——爲僞教的四福音，前夜，猶太，上帝和多馬所困惑。

於是希拉里翁身子長高了。

殉教者

安東尼發現他自己在一個巨大的圓形劇場底土牢裏，雖在被判定給野獸吞食的基督徒中間。試探將這幻覺給聖者證明殉教並非常常由於最純潔的動機。安東尼覺得那些殉教者頑固而虛偽。他看見許多人處死實在逆於他們底心願，許多人情願放棄他們底信仰，如果這麼做能够拯救他們。他看見異教徒比正教徒更慷慨地爲他們底邪教而死。

他發現他自己被轉送到殉教者底墳墓上來。他看見基督教婦人在墓地上開會。他看見傷心的祈禱底儀式變成了縱飲，——哀哭變成了調情。

魔術者

於是試探設法用魔術底精妙和明確來搖動安東尼底信仰。他變成一個印度婆羅門，用自焚來完成一個齋人的聖潔底人生；——變成西蒙·馬格那斯和泰爾底海倫——變成提雅那底阿坡羅尼阿斯一切行奇術者底最偉大的人，自稱居於基督之上。一切非羅特刺塔所講述的奇行都包含於阿坡羅尼阿斯跟達米司底會談之中。

諸神

希拉里翁重現，比以前更高，長得更巨大，和聖者底增加着的懦弱成爲正比例。站在安東尼之旁，他喚出一切古代的諸神來。他們在他面前排成一個驚奇的長幅大畫：——埃及和印度諸神迦勒底和希臘諸神，巴比倫和烏爾梯馬圖爾諸神，——可怕的和多形的，陽物的和陽物崇拜的，奇怪的或淫猥的。有些用他們底美麗來迷惑，有些用他們底污穢來恐嚇。那佛數述着他底奇異的一生底故事，維那誇示她底圓滿無瑕的裸體；埃西斯說出了威厲的自語。最後出現了耶和華底幻像，像一個神底影子一般，走過了，永遠走了開去。

陡然地希拉里翁底身子聳上繁星；他偕取了琉息斐（Lucifer）底樣子和光輝；他宣稱他自己好。

科學

於是安東尼被舉在有力的羽翼上面，被帶出了這個世界，在太陽系之上，在銀河底多星的拱弧之上。一切天文學所尚未發現的東西都顯露在他底目前。他爲無限的世界底發現所誘惑，——爲他對於宇宙底狀態的一切固有的觀念底駁難所誘惑——爲無極底隱謎所誘惑——爲與他底信仰相衝突的奇事所誘惑。即使在那穹蒼底夜晚之中，那惡魔還重演着理性之誘惑：安東尼在汎神論之邊緣上逡巡。

慾與死

安東尼被科學底幽靈丟棄在沙漠上，回復了他自己。於是試探重新回來，躲在一面兩面頭裏：是慾望幽靈和毀滅幽靈。後者慫恿他去自殺，——前者慫恿他去縱慾。他們用變態，死亡之幻象，生命之延續——底强有力的想像去激動他。汎神的誘惑更猛烈了。

妖怪

安東尼在幻念中想到某幾隻古廟底牆壁上畫着的古怪的記號，如果他能明白它們底意義，他就能夠學習一點存在於物質和思想之間的祕密。立刻，一張影畫似地，許多妖怪開始在眼前走過——司芬克司和開米拉，勃里美和埃司托米（Asomi），辛諾塞法利和神話的創作之中的一切的東西。他看見東方的想像之中的荒誕的生物——普林尼（Pliny）和希羅多德（Herodotus）所敘述的怪物，後來爲掌禮官所引用的異想——那活動的後來的中世紀的彩飾上的離奇的東西——那迷信的幻念底魔鬼和穢濁——那憎惡底妖巫安息日。

變體

那千萬妖怪融消了，陸地變成一個海洋，鹹水的深淵底動物出現了。而水也輪流着變化起來；海草變成岸上的草，珊瑚

樹變成樹林，水螅底生活變成蔬菜底生長。金屬結晶了；冰霜開花了；植物變成動物，沒有生命的變成有生命的，原生物在動搖，自然界之神狀態使它自己明顯起來。安東尼生出一個狂熱的願望，想把自己和宇宙之神靈合在一起……幻像消滅了。太陽升起來。基督底臉顯露出來。誘惑過去，安東尼跪下來祈禱了。

小泉八雲。

（在提賜德（註一）一個山巔上，一個平臺，回轉作半月形，被大的岩石包圍着。

羅士底矮屋顯現在後面。這是用泥和蘆葦造成的，平頂無門。屋內可以看見一個水瓶和一塊黑麵包；還可以看見，在房間中央，一本大書安放在一塊木柱上；這裏那裏是編籃的碎片，兩三張蒲蓆，一隻籃，還有一把刀橫在地上。

離這茅屋約摸十多步，一個高高的十字架豎在地上；在這平臺底另一端，一棵年久的扭曲的棕樹斜倚在深淵之上；這山底兩旁都是直立的，尼羅河在絕壁底腳下正像一個湖。

左右的風景都被岩石底屏障擋住了。但是在沙漠底邊界，像沙灘底巨大的延續一般，無限的美麗的灰色底波動，一簇緊隨着一簇展開着，在它們回轉的時候，漸漸地昇高，更遠些，在沙漠之外，利比亞（註二）連脈形成一座粉白色的牆，被紫色的露微遮着。對面太陽正在沉下去。北面底天空是一片珠灰色的淡抹，而在正大頂上，紫色的雲鋪集着像一叢叢的大鬚毛，向蔚藍的天空伸展過去。這些火焰之長條帶着較暗淡的色彩；那空碧處轉成虹暈似的淡青；那些灌木，那些小圓石，那大地現在都顯得堅硬如青銅，遍空浮動着金色的塵沙，美麗得好像和光之波動混合起來一樣。

聖者安東尼，長鬚長髮，穿一件羊皮衣服，盤膝坐在地上，在編織着蒲蓆。當太陽隱沒的時候，他發了一聲長嘆，於是凝眖天際，說道——）

『又是一天！又是一天過去了！然而我從前是沒有這麼不幸的，破曉以前我開始我底祈禱；於是我走到江邊去取水，於後肩上披著皮，走上崎嶇的小道，一路上唱着頌主詩歌。於是我整理我茅屋中的每一件東西來娛悅我自己。我便要製造我底用具；我設法將我底蒲蓆做得完全一般大小，將籃子做得輕巧；那時候最微細的工作現在看來竟是很艱難或很痛苦，完成的義務了。』

『於是到一定的時間我停止工作；當我張開兩臂禱告的時候，我覺得有一股慈愛之泉從天之高處流下來進入我底心。現在這泉水乾掉了。爲什麼呢？』

（他慢慢地來回踱着，在岩石底環圈之中。）

『我一離開家屋，一切事情都譴責我了。我母親倒在地上，死了；我姊姊從遠處叫喚我回去；另外一個，安濠那麗亞，她哭泣了；我每晚在水池邊總遇到這孩子，當她帶一羣牛去喝水的時候。她跟在我後面跑。她底腳鐲在塵埃中閃耀發光；她底長袍開叉到腰部，在風中飄逸地撲動。那帶我走的老年的隱士喊着她底穢褻的名字。我們底兩隻駱駝不停地向前奔跑；自從那一起，我再不看見那些人』

『起初我選擇一個法老王底墳墓做我底住所。但是一個魔法流播到地下各個宮殿裏去了，那裏面的黑暗因古代香料底煙霧而更濃密起來。從石棺底深處我聽見一個悽慘的聲音發出來，喊着我底名字；還有，我突然地看見那些畫在壁上的可憎的東西活動了；於是我逃到紅海之濱，躲在一個毀損的砲臺裏。在那地方我僅有的同伴乃是在石縫中爬行的蝎子和在蔚藍的天空中不停地在我頭上迴轉的老鷹。夜裏我被腳爪所撕裂，被嘴啄所咬嚼；柔軟的羽翼打刷我；可怕的惡魔在我耳朵裏尖叫，將我摔在地上。有一次我竟被一羣到亞歷山大里亞去拜聖跡的人救了出來，他們帶我跟他們跑走了。』

『於是我努力向那善良的老人狄狄馬斯請益教訓。他雖然雙目失明，然而關於聖經的知識竟沒有人及得上他。當授課完畢的時候，他常叫我將臂膊給他靠住，如此我們可以在一起談天。於是我領他到黎涅姆（Lanema）那地方可以看見非洛恩（註三）和大海。於是我們順着驛站回轉去，與各民族底人民接觸，連身裏熊皮的息米立人（註四）和用牛糞塗身的恆河底裸體學派（註五）也遇到。但是街道上常常發生爭鬭——或者，起因於猶太人拒絕納稅，或者起因於暴民想把羅馬人驅逐出城，而且，那城市羣集着隱士——美泥茲，伐倫泰訥，巴西來低（註六）阿利阿（註七）諸人底徒從——大家都設法獨占我底注意，來跟我辯論，並且來說服我。』

『他們底談話時常回復到我底記憶上來。我設法將它們從我底頭腦裏驅逐出來，然而不能成功。它們磨難我！』

『我躲避在可爾戊(Corin)，在那地方過着那種懺悔底生活，竟至不再畏懼上帝了。有些人想做隱士，聚集在我四周。我供給他們一個生活底實際的規程，依然憎恨諾塞司(註八)底奢華和那些哲學家底固執。信從各地送來給我，人從老遠的地方跑來拜訪我。』

『那時候人民正在虐待信教自認者；殉教底慾望將我趕到亞歷山大里亞。那刑虐恰巧在我到時三天以前停止了！』

『從那面回來的時候，我被一羣聚集在塞累匹斯(註九)廟前的人所阻住了。他們告訴我這是皇帝所判決的最後一個示儆。在走廊中間，日光之下，一個裸體的婦人被鎖在一根樑柱上，有兩個兵士在用皮帶鞭撻她；每一鞭她底全身就扭曲起來。她旋轉身子，張開了口，透過那半遮着她底臉龐的長髮，從那一羣人底頭頂上望過去，我想我能辨出她是安潔那麗亞……』

『可是……這一個身高得多了……而且美麗……十二分的美麗！』

(他將兩手在額上摸了一下。)

『不！我不應該想這個東西！』

『有一時阿塔內細阿(註十)召我去幫他抵抗阿利阿教徒。那場辯論祇限於謾罵和嘲笑。然而從那時候起他就受人誹謗，他底主教職位被人革去，祇得逃到別處去找安全的地方。他此刻在什麼地方呢？我不知道了！人們難得費點神帶些消息給我。我底門徒都棄絕我了——希拉里翁和其餘的一樣。』

『他第一次到我這裏來的時候大概是十五歲，他底天資那樣驚人，竟不歇地對我發問。他總是帶着思慮的神氣聽我說話，無論我要什麼東西他總一聲也不咕拿來給我——敏捷得勝過一隻小山羊，愉快得能使長者發笑。他真是我底兒子了。』

(天空發紅；大地完全黑暗了。長帶的沙跟着狂風飛昇起來，正如巨大的壽衣一樣，於是又跌了下來。突然一羣鳥在天空底亮處飛過，像三角形的一隊兵，好像一片金屬物一樣閃着光，祇有它底邊緣似在顫動。)

安東尼注視它們。）

「呵，我是怎樣地願意跟隨它們呵。」

「我又怎樣地常常妬忌地凝視着那些帆蓬好像羽翼一般的長大的船舶——尤其在它們正將我在隱宅裏收到的東西，遠載他去的時候！我們過的是怎樣的快樂的時光！——怎樣的情感之傾瀉！沒有人能比安夢更使我更到興趣了；他告訴我他到羅馬城的旅行，告訴我那些墓穴，告訴我那大戲場，告訴我卓越的婦人底虔誠和一千件別的事情！——和他分別真使我難受，爲什麼我竟固執地繼續着這種樣子的生活呢？假使我伴着尼特里亞（註十一）底僧衆安守着，我一定可以過得很好，因爲他們曾經這樣懇求過我。他們分居在小洞裏面，然而仍舊互相來往。每星期日一個號筒將他們召集在一個教堂裏聚會，那裏面可以看見三根皮條掛着，那是用以處罰失職者，強盜和闖入者的，因爲他們底教條很嚴厲。」

「然而他們並不是沒有一點娛樂的。那些信徒們將雞蛋，果子帶給他們，連用以拔出腳上的刺的用具也有。普里斯培理（Priest）附近有葡萄園；住在帕皮拿（Pabona）的人有一乘竹筏，他們用以出門去尋找食糧。」

「但是我能像一個牧師一般好好地爲我底弟兄們服務。一個人做了牧師便能幫助貧民，掌管聖禮，並且在各家族之上執行威權。」

「加之，一切俗家人並不一定都是可憎的，這完全看我自己去選擇而已——譬如說——做一個語言學家或者一個哲學家。我就可以在我底房裏蘆葦鋪地，節記簿永遠放在手邊，青年們圍繞着我，一隻桂冠掛在我底門上，做一個記號。」

「然而在這這些樣子的勝利之中實在含着太多的高傲了。一個兵士底生活也許還可取些。我那時候壯健而勇猛，勇猛得可以結束軍用器械底鐵鍊——可以走過黑暗的森林，或者，佩着武器，披上甲冑，走進焚殺的城市……也沒有什麼東西曾阻止我用錢去買某座橋上稅務局裏的收稅人底差使，旅行者便會告訴我許多奇怪的事情，告訴我奇怪的故事，同時還將包裹在他們行李裏的珍奇的東西給我看……」

「亞歷山大里亞底商人在節日便在卡諾帕斯（註十二）江上遊船，用蓮花杯喝酒，手鼓底音樂使沿着江邊的客店發

抖過去，修剪成圓錐形的樹木保護着幽靜的田園以抵抗南來的風。那崇高的房子底屋頂斜倚在細瘦的廊柱上，廊柱排得如一種格子上的條板一樣緊密。穿過它們底間隙，那躺在長榻上主人可以看見展開在他附近的平原——獵人在麥田裏榨酒器將葡萄製成飲料，牛羣在踏出麥來。他底孩子們繞着他在地板上玩耍；他底妻子彎下身來吻他。」

（背着薄暮底黑暗，這裏那裏出現着動物底尖形的口鼻，直而尖的耳朵和明亮的眼睛。安東尼向它們走前去。於是起了一陣小石子蹣蹣的聲音，那些動物逃走了。這是一羣豺。）

有一隻留着沒有動，用它底後腿站起來，半彎着身子，擡起了頭，滿含着挑戰底神氣。）

「他多麼美麗呵！我真想輕拍他底背！」

（安東尼吹囓着誘他走過來。那隻豺不見了。）

「呵，他是走去加入其餘的了。怎樣的孤獨！怎樣的厭煩！」（苦笑。）

「這真是一種幸福的生活！」在火裏將棕樹枝彎成牧人用的杖，結起籃子，將蒲蓆用針縫在一起——於是拿這些東西和遊牧之民交換那種嚼碎牙齒的麵包呵！不幸呵，不幸呵！這個將永不完結嗎？自然還是死亡的好！我再不能忍受了！足够了！够了！」

（他在地上蹣蹣着腳，瘋狂地在岩石中間衝來衝去；於是停住了，氣喘着，眼淚狂流出來，側着身子躺在地上。夜頗靜寂；繁星在跳動；祇有蜘蛛響出的爆裂的聲音可以聽得見。）

十字架底兩臂底影子橫在沙上；哭泣着的安東尼看見了它。）

「哪，我就這樣地軟弱，哦，我底上帝勇敢，讓我從這裏站起來！」

（他走進他底茅屋，撥開一堆煤渣，找出一塊燒着的燃屑，點起他底火炬將來放在木桌上，於是光亮照着那本大書。）

「或者我看使徒行傳——是的——不論什麼地方！」

「他看見天開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着四角，綰在地上。裏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並天上的飛鳥。」

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吃！」（註十三）

「那末主願意他底門徒吃一切東西……而我……。」

（安東尼保持着思慮的神氣，他底下頷垂息在胸上。被風吹動的紙頁底簾聲，使他又擡起頭來；於是他念道：）

「猶太人就用刀擊殺剿滅一切敵人，任意待他們仇人……」（註十四）

「於是來了被他們殺死的人民底數目——七萬五千。他們曾經受苦到這般利害，而且，他們底敵人就是真實的上帝底敵人。爲他們自己報仇將這些拜偶像者來殺戮他們，一定覺得多麼地愉快呵！無疑地那城市一定塞滿了死人，花園底門限上，樓梯上，一切屋子裏，一定堆滿了屍首，而且堆得那麼高，使門戶也不能依着樞鈕推動了……可是諾！這兒我竟讓我底頭腦盤據着殺戮和腥血底思想……！」

（他換一處翻開了書。）

「當時尼布甲尼撒面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註十五）（但以理二章四十六節。）

「呵！這才公道！太上將他底先知擡舉在君王之上，可是那皇帝將他底生活消耗在宴會之中，永遠快樂地驕傲地喝着酒。然而上帝罰他，將它變成一隻畜生，他用四隻腳走路！」

（安東尼開始笑起來；於是張開兩臂，不自覺地將書頁翻亂了。他看到這一句——）

「伊賽加看他們來便歡喜，他給他們看他房子裏的馥郁的香料，金子和銀子，並種種值錢的香物和軟物，及另一間房子裏的器皿，和一切他寶庫裏所有的……」（註十六）

「我能够想像出那個光景來；他們一定看見值錢的寶石，金鋼石和代立克」（註十七）堆疊到屋頂。一個人有了這樣大的財富之積蓄，便不和其餘的人們相同了。當他處理着他底財產的時候，他知道他掌管着無數的人類底努力之總成績——好像各民族底生命都被他吸盡而貯藏起來，他可以隨便用出去一樣。這實在是列王一件值得贊揚的預防之策。連那最聰明的王（註十八）也沒有忘記這個。他底海軍爲他帶來象牙和人猿……那條路在什麼地方？」

（他很快地翻着書頁。）

『呵！在這裏！』

「示巴女君，聽見所羅門因奉主名而得的名聲，便來到了，要用難的問題試探他。」（註十九）

『她怎樣想到要去誘惑他的呢？那魔鬼的確曾設法誘惑耶穌，但是耶穌勝利了，因為他就是上帝；而所羅門，或者憑着他底魔術底知識，這是崇高的——那科學，因為這個世界——如一個哲學家有一次對我所說的，乃是一個整體，各部分相互影響，和人體之各器官一樣。科學使我們明瞭一切事物之自然的愛好和自然的離絕，而管理它們……所以，要變動那看來似乎是不可改變的法則，實在是可能的。』

（於是那十字架底兩臂所造成的兩個影子，在他面前突然伸長而刺射出來。它們變成了兩隻巨大的號角。安東尼喊起來——）

『救我，我底上帝！』

（影子縮回到它們底原處。）

『呵……這是一個幻像……沒有別的。我底頭腦再要磨難也是沒有用的了！我不能做什麼……總數不能！』

（他坐下來合攏兩臂。）

『但是……似乎我覺得那是來了……然而「他」為什麼要來呢？而且，我沒有完全知道他底詭計嗎？我拒絕了那個含笑送我小塊的溫熱而新鮮的麵包的可怕的隱士，拒絕了那匹打算將我放在它底臀部上將我載走的半人半馬的動物，和那自稱為慾之幽靈的十分美麗的在沙霧中出現的黑孩子！』

（安東尼站起身來匆促地來去踱着，先走到右面，然後走到左面。）

『由於我底命令這繁集的神聖的隱士才得建造起來——住滿了僧衆，大家在羊皮之內穿着駱駝毛的喪服，人數衆多，足夠組成一個軍隊。我醫好過遠地來的病人，我驅逐過惡魔；我曾和鰐魚一起渡江；君士坦丁大帝寫給我三封信，曾經和